

密教佛典與通俗文學中的金翅鳥（八）

高振宏

在明清小說中，與金翅鳥典故最相關的就是《說岳

全傳》，小說先以中國政治神話起始：以宋太祖趙匡胤為天界霹靂大仙轉世，與其弟太宗趙匡義為「一胎二龍」，而徽宗皇帝則是上界長眉大仙降世，自號「道君皇帝」。以宋朝皇帝為天上仙真轉世，可能是因宋朝太祖、太宗頗為禮遇道教，而真宗篤信符讖，除了將年號從景德改為大中祥符外，更創造一位先祖保生天尊趙元朗，而徽宗更是崇仰道教，自稱為「神霄長生大帝」轉世，又冊封自己為「教主道君皇帝」，並聽從林靈素建議，廣建神霄宮、推行神霄科儀與法術，影響後世甚為深遠。¹⁹可能因此之故，在明代小說《水滸傳》、《包公案》（《五鼠鬧東京》）就已有宋仁宗為赤腳大仙轉世，文武曲星下凡輔弼之說（文曲星為包拯，武曲為狄青（《包公案》稱投身楊家莊，可能指楊家將）），清代小說《萬花樓》（《狄青演義》）便是繼承此說加以敷衍、發揮，《說岳全傳》以徽宗為長眉大仙應也是參考類似的說法。而後作者以金翅鳥為引，開展相關的神魔

或謫返敘事：²⁰

且說西方極樂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來，一日，端坐九品蓮臺，傍列著四大菩薩、八大金剛、……，共諸天護法聖眾，齊聽講說妙法真經。正說得天花亂墜、寶雨繽紛之際，不期有一位星官，乃是女土蝠，偶在蓮臺之下聽講，一時忍不住，撒出一個臭屁來。我佛原是箇大慈大悲之主，毫不在意。不道惱了佛頂上頭一位護法神祇，名為大鵬金翅明王，眼射金光，背呈祥瑞，見那女土蝠污穢不潔，不覺大怒，展開雙翅落下來，望著女土蝠頭上，這一嘴就啄死了。那女土蝠一點靈光射出雷音寺，徑往東土認母投胎，在下界王門為女，後來嫁與秦檜為妻，殘害忠良，以報今日之仇。此是後話，按下不提。且說佛爺將慧眼一觀，口稱：「善哉，善哉！原來有此一段因果！」即喚大鵬鳥近前，喝道

：「你這孽畜！既歸我教，怎不皈依五戒，輒敢如此行兇，我這裡用你不著，今將你降落紅塵，償還冤債。直待功成行滿，方許你歸山，再成正果。」大鵬鳥遵了法旨，飛出雷音寺，逕來東土投胎。（第一回）

不過，大鵬金翅鳥降落紅塵，不只是啄死女土蝠，另一方面，也因徽宗皇帝郊天祭祀時，誤將玉皇大帝寫為「王皇大帝」，遂命赤鬚龍降生於女真國，即後來的金兀朮，要令他侵犯中原，攪亂宋室江山。但如來擔心赤鬚龍無人降伏，因此遣大鵬鳥下界，保全宋室江山。不料金翅鳥下凡經過黃河時，卻遇上在黃河虎牙灘修行的惡蛟鐵背虬王：

這黃河有名的叫做九曲黃河，環繞九千里。當初東晉時，許真君老爺斬蛟，那蛟精變作秀才，改名慎郎，入贅在長沙賈刺史家，被真君擒住，鎖在江西城南井中鐵樹上，饒了他妻賈氏，已後往烏龍山出家。所生三子，真君已斬了兩個，其第三子逃入黃河岸邊虎牙灘下，後來修行得道，名為「鐵背虬王」。這一日，變做個白衣秀士，聚集了些蝦兵蟹將，在那山崖前擺陣頑耍，恰遇著這大鵬飛到。那大鵬這雙神眼認得是個妖精，一翅

落將下來，望著老龍，這一嘴正啄著左眼，霎時眼睛突出，滿面流血，一聲「阿呀」，滾下黃河深底藏躲。那些水族連忙跳入水中去躲。卻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團魚精，仗著有些力氣，舞著雙叉，大叫道：「何方妖怪，擅敢行兇！」叫聲未絕，早被大鵬一嘴啄得四腳朝天，烏呼哀哉。一靈不滅，直飛至東土投胎，後來就是萬俟卨，鍛鍊岳爺爺冤獄，屈死風波亭上，以報此仇。（第一回）

而後金翅鳥投身至河南相州岳家，華山陳搏老祖擔心金翅鳥脫了根基，因此化身為老道前往，依其前世特質，幫他取名「岳飛」、字「鵬舉」，遣授神機。同時也知曉金翅鳥與鐵背虬王之恩怨，所以在岳家天井花缸畫上靈符、默祝神呪，幫助岳飛度劫。岳飛降生三日，鐵背虬王率領水族兵將興濤報仇，淹沒岳家庄，岳母抱岳飛坐入花缸中，因此避開劫難，而鐵背虬王因枉害一村人命，被玉帝送上屠龍臺，後投胎為秦檜，用十二道金牌還報此仇。而回應小說人物的出身，作者在小說最後除了世俗界的追贈封侯外，也從仙界視角來處理這些腳色，由太白金星啓奏原委，玉皇大帝傳下玉旨道：

道君原係九華長眉大仙下降，因他忘卻本來

，信任奸邪，不敬天地，戲寫表文，故令赤鬚龍下凡攪擾，令其歷盡苦楚，竄死沙漠。今既受人累，免其天罰，令其歸位潛修。火龍雖奉玉旨下凡，不應私污秦檜之妻，難逃淫亂之罪，罰打鐵鞭一百，摘去項下火珠，著南海龍王教欽鎖禁丹霞山下，令他潛修返本。牛臯乃趙玄壇座下黑虎，仍著趙公明收去。秦檜諸奸臣等，著冥官分擬輕重，俱入地獄受罪。岳飛乃西天護法降凡，即著金星送歸蓮座，聽候佛旨發遣。岳雲、張憲，本雷部將吏，今加封為雷部賞善罰惡二元帥。張保、王橫，並授雷部忠勇尉。飛女銀瓶封為地府貞孝仙姑。其餘一應降凡星官，已亡者，各歸原位；未亡者，待其陽壽終時，另行酌處。（第八十回）

這裡佛家報應思想來解釋各個腳色的結局：徽宗皇帝在人間受盡苦楚，已得其報，因此歸位修行；而赤鬚龍雖奉命下凡亂世，但觸犯戒律，所以摘下火珠、重新修練；秦檜等奸臣，因生前便是精怪，轉世又多作奸惡，因此判入地獄受刑；而岳雲、張憲等將帥，受封雷部正神。這一方面與宋代興起的神霄雷法有關，出現了

許多新興的雷部官將；另一方面宋代之後國家權力與地方信仰的互動頻繁，所以宋明時期的宗教世界常透過官封或道封將許多人間世的忠臣名將轉化為冥界官僚或天界諸神，²¹如清代丁耀亢《續金瓶梅》中就提到：「如今泰山鄆都城添了速報司，閻君是岳武穆。」又稱：「岳飛雖死，即時證位天神，頂了關壽亭之缺，做上帝的四帥。」（第六十二回）所以作者便將這些真武將性質的忠臣安置在雷部中。而岳飛魂魄最後跟著太白金星回到西天雷音寺：

佛爺道：「善哉，善哉！大鵬久証菩提，忽生嗔念，以致墮落塵凡，受諸苦惱。今試回頭，英雄何在？」岳飛聽了，猛然驚悟。隨向佛前打個稽首，就地一滾，變作一隻大鵬金翅鳥，闐的一聲，飛上佛頂。如來用手一指，放出五色豪光，照耀四大部洲，無微不顯。佛即合掌而說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大眾齊齊合掌，念一聲：「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過去未來現在三世阿彌陀佛！」各各繞佛三匝，作禮而退。（第八十回）

最後岳飛得如來開示、了悟後還歸本身，但這樣的

收尾義理上似乎有不通，就文義來看，如來的開示重點有二：忽生嗔念而墮落凡塵，受諸苦惱；今試回頭，英雄何在（回應《金剛經》偈語）。以前者來說，金翅鳥因生嗔念而啄死女土蝠，那被墮下凡應是受諸歷練來消弭那無明的嗔念，但這部分似乎不是小說的重點。而若是後者，則可能蘊含著朝代興衰、人事變遷皆是轉瞬即逝，不應執著（當然也可回扣至前文，嗔念亦是一種執著），也回應岳飛父子於風波亭死後，何立至金山寺請道悅禪師時，禪師講經坐化後，火化時的開示：「冰山不久，夢境無常」（第六十一回），但這卻又與小說最後四首表彰岳飛忠義的下場詩意義不符，讓小說收尾的意旨顯得曖昧不明。進一步來說，如果我們是用神魔或謫返敘事的觀點來閱讀《說岳全傳》，便會發現其中的神魔爭鬥、導異為常或是歷劫修行的義涵不夠深刻，整體內容比較側重在家將演義部分，所以整部小說比較像是家將演義套了個神魔典故的敘事框架，而這似乎是清代家將小說常見的模式，頭尾套了個神魔架構，其中穿插一些方術、鬥法情節，也寄寓了簡易的因果輪迴或是出身修行意旨，但整體內容還是重在演述歷史、表彰道德節義。不過，雖然神魔鬥法、出身修行的義涵不夠深刻，但它卻提供了一個方便敘寫人物出場、收場以及因果關係的敘事模式，如小說中岳飛前身為金翅鳥，所以

最終也必須了卻因果、歸返仙界，完成整個故事。就此來看，作者一方面汲取、運用先前的小說資源，延續許遜斬蛟故事，相當程度能吸引閱聽群眾，另一方面，則帶入金翅鳥這項新典故與意象，以金翅鳥與惡龍、精怪的因果糾葛來解釋歷史事實，手法甚具新意，只是作者除了起始、收尾運用金翅鳥典故外，在其他部分則未進一步發揮，像是岳飛取瀝泉神槍應可運用「金翅鳥戰蛇妖」方式再多發揮些神魔想像。

四、暫結語

本文從神奇動物角度出發，嘗試勾勒金翅鳥在佛典以及通俗文學中的傳布情況。金翅鳥在原始佛教中被視為天龍八部之一，性喜食龍，為毒龍、毒蛇的剋星，而在密教中，他被視為梵天、毘紐天、大自在天（魔醯首羅天）、文殊師利菩薩等的化身或坐騎。金翅鳥在許多佛教經典中都有提到，算是僧眾熟悉的典故，但以金翅鳥為名的經典僅有《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經金翅鳥王品》、《速疾立驗魔醯首羅天說迦婁羅阿尾奢法》、《迦樓羅及諸天密言經》三部，都屬於密教部，似乎在唐宋時期的密教——特別是唐代的不空金剛，有意將金翅鳥獨立為單一法門，這點在《速疾立驗魔醯首羅天說迦婁羅阿尾奢法》特別明顯，該法強調提到迦樓羅（金

翅鳥）雖能往來各界、成辦世間各種所求事要，但卻「不能速疾」，所以由魔醯首羅宣說「『速疾』、『成辦』使者之法」。其修法與驗證確實減省許多時間，可回應信者立即性的需求，在當時的社會頗為普遍，也影響了之後的中國法術文化。相對來說，《迦樓羅及諸天密言經》則加入了其他諸天、密呪與觀想法門，是較複雜的修法，可能是五代或宋朝重譯的經典，但缺少相關資料，因此無法具體得知這部經典的影響程度。

若從文學傳統來看，隨著佛經在中土大量翻譯，金翅鳥的典故也逐漸為文人知曉，在《南齊書》中就有金翅鳥搏食小龍的夢兆紀錄，在唐代也有迦樓羅王或是以金翅鳥唾沫為木難的記載。而六朝時期道教雖然與佛教相互競爭，但也吸收佛家金翅鳥的典故，以金翅鳥為天界祥禽，其羽毛會結為修真者登昇天界時所穿的仙衣，不過或許是因宗教競爭，道教中多將金翅鳥視為祥禽，但幾無提及其食龍、驅毒、護法的特質。而筆者認為金翅鳥廣被中土熟知，關鍵作品是敦煌石窟中的《降魔變文》，故事中舍利弗與勞度叉變現鬥法，勞度叉一度變為毒龍，但被舍利弗所化的金翅鳥啄瞎、吞食。這場鬥法除了文字故事外，還有《勞度叉鬥聖變》、《降魔變圖》等圖像作品，可見其在當時社會應是廣泛傳布，而明清小說《西遊記》、《南遊記》、《喻世明言·張

道陵七試趙昇》等都可看到類似的故事情節，可見其後續的影響。此外，在《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韓湘子全傳》、《續金瓶梅》、《說岳全傳》等章回小說也可以看到金翅鳥的相關記載，其中《三寶太監西洋記》與《說岳全傳》有較多的描述，兩者基本上還是立基在金翅鳥可降伏毒龍、異獸的典故來發揮文學想像。前者是金碧峰長老請下大力王菩薩（金翅鳥）來降伏異鳥海刀，而後者則將此典擴展為整部小說的敘事架構，以此鋪敘岳飛（金翅鳥）、金兀朮（赤鬚龍）、秦檜妻（女土蝠）、秦檜（鐵背虬王）、万俟卨（團魚精）間的恩怨糾葛，只是整篇小說比較偏重在家將演義部分，以此標舉岳飛的盡忠報國，神魔鬥法、歷劫修行的部分著墨較少，主要是小說的敘事框架而非核心的意旨內涵，未針對金翅鳥食龍、護法、驅毒等特質多作發想，頗為可惜。

綜合上述資料大致可知，金翅鳥隨著佛典進入中國，在六朝時比較是被視為祥禽，而到了唐代，可能因為唐密的發揚與通俗文學的流播，金翅鳥的象徵與義涵較被大眾熟知，也相當程度影響了明清時期的小說情節與敘事架構。當然，從之後的資料來看，雖然不空金剛譯出了兩部以迦樓羅為主尊的經典，但這些唐密儀軌、呪印是否拓展社會大眾對金翅鳥的認知則難以得知，只是

就目前所見資料，唐代確實是出現較多金翅鳥資料的時期，這些經典、儀式應還是發揮一定的傳播影響，加深僧人、民衆的理解。此外，《說岳全傳》中稱金翅鳥為大鵬金翅鳥，其形象特徵與道家傳統的大鵬鳥頗有疊合，或許在當時一般大眾已將兩者視為相同或相似的祥禽，在之前的《醫方類聚》「降蛇法」便載：「咒曰：天迷迷，地迷迷，不識吾時。天濛濛，地濛濛，不識吾蹤。左為潭鹿鳥，右為烏鷄三，吾是大鵬鳥，千年萬年王。」²²道家傳統的大鵬鳥並無降蛇職能，此說明顯是承襲佛家金翅鳥典故，而筆者以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金翅鳥的獨立意義，加上唐密中也有以驅毒、息災聞名的孔雀明王，金翅鳥的義涵便顯得不夠突出，其在民間的影響力似乎就不如孔雀明王，這部分就等之後再進行討論。

(全文完)

註釋：

19. 有關道教神霄派研究甚多，如司馬虛 (Michel Strickmann)、松本浩一、李豐楙先生等，專書有李遠國：《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與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而較近期的為李麗涼：《北宋神霄道士林靈素與神霄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二〇〇六）。

20. (清)錢彩編次、金豐增訂；平慧善校注：《說岳全傳》（台北：三民書局，二〇〇〇），所引原文分見頁四一五、頁六一七、頁七三〇—七三一。「神魔」一詞為魯迅所說的神魔小說，指小說內容以神魔鬥法為主，最終以神制魔，使天地秩序返歸常態；而「謫返」之說為李豐楙先生提出，他從道教觀點出發，認為明清神魔小說的主角多具神仙身分，因犯戒而被謫譴至人間，重新歷練、修行後才得返仙界，認為其中寄寓的「謫返」的敘事架構以及出身修行的意旨。相關討論可參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二〇〇九）、李豐楙先生：《許遜與薩守堅：鄧志謨道教小說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九七）。

21. 范純武曾提到，唐宋以來東嶽信仰不斷擴大，除了涵括新興的城隍、土地外，也陸續吸納許多英靈信仰的民間祠神。可參氏著《宋代以後道教的发展與雙忠信仰》，《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台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二〇〇三），頁六十九—九十八；《道教對民間俗神的編納》，收入黎志添主編：《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香港：中華書局，二〇〇五），頁四〇五—四三三。

22. 見（朝鮮）金禮蒙輯，浙江省中醫研究所、湖州中

醫院校，《醫方類聚》（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八二），卷一六六〈辟蟲門·瑣碎錄·懷辟〉，頁四十六。本書為一部醫學類書，於一四四三年開始

編撰，初刊於一四六五年，保存了不少明代以前失傳的醫書，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心靈教育與環境永續 福智團體舉辦研討會

【本刊訊】「二〇一五心靈教育與環境永續」論壇，於十一月七日、八日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卓越堂舉行，此系列研討會是福智團體第三年舉辦，逾七位人士參與，今年邀請國際知名心靈環保人士約翰·羅賓斯（John Robbins）、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董事長如證、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臺灣大學電機系特聘教授李嗣沅，以及臺灣大學學術副校長陳良基等各界人士、先進參與，共同探討這心靈覺醒的世紀其思潮內涵。

曾獲頒史懷哲人道主義獎、綠色美國終身成就獎等的國際知名心靈環保人士約翰·羅賓斯（John Robbins）主講「新世紀飲食改革」。約翰以自身例，說明為何自己抉擇不一樣的人生道路，選擇放棄繼承富豪家業，過著簡單的生活。他認為錯誤的飲食選擇，會讓許多動物飽受驚恐迫害，更使健康的身心受到極大威脅，並呼籲以慈悲、仁愛的心抉擇飲食，能為地球及所有生命帶來美好，並為下

一代涵養更強大的生存力量。最後，也描述他如何化解與父親及家族的衝突，實踐他關愛利他的心，成為世界的和平大使。

此外，包括福智佛教基金會董事長如證法師、臺灣大學學術副校長陳良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講座教授顧洋，以及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特聘教授駱尚廉、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臺灣大學電機系特聘教授李嗣沅、佛光山寺副住持，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慧開法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暨學術委員，傳心心理治療所所長林玉華、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以及兩位前部長，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與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黃榮村等，以不同主題發表，探討心靈教育與環境等相關議題。會中也由福智文教基金會及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分享其具體的推動實例。期望透過各種努力，可以挽救目前急遽惡化的社會，也開創未來的理想世界。